二十一史論贊

リ 8
1899
17

閲リ8
1899
巻17

金史大都本之揭傒斯而脩于脫脫者矣其餘張東卿諸家著有金虜志金虜節要使金錄金國行程金人背盟錄金人犯闕記金人南遷錄頗可采間有存者要之斯附歐陽玄之私臆而成書宜乎楊廉夫之所不取也今止摘其論贊則諸在所略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沈　琦韓來　較

新安　汪　溪光喬生

吳鶚翔樂生　仝閱

新安　程　驔荀令

程　礎礎后　仝參

金史

本紀

世紀

太祖

太宗

熙宗
海陵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宣宗
哀宗
世紀
志

天文
曆志
五行
地理
禮志
樂志
儀衛
輿服
兵志

大來堂

刑志
食貨
選擧
百官
表
宗室
交聘
列傳
后妃
宗室諸王
石顯桓赧桓敬達烏春溫敦蒲剌臘酷鈍恩留可阿疎
奚王回离保
歡都洽訶骨赧訛古乃蒲查
太祖諸子
撒改宗憲習不失宗亨宗賢石土門忠恩歌
斡魯斡魯古勃堇婆盧火五扎忽闍毋宗叙婁室銀朮可
阿離合懣宗雄希尹
宗翰室望

左企弓盧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太宗諸子
宗弼張邦昌劉豫撻懶
劉彥宗劉筈劉仲誨劉頎時立愛韓企先
宇文虛中王倫
熙宗二子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磐阿里補
郭藥師
移剌溫

蕭仲恭高松
光英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郎律安禮納合椿年祁
宰
撒喝耨盌溫敦思忠溫敦元帶奢睹
高楨白彥敬張景仁
世子諸子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烏延蒲离里等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紇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据安禮移剌道
蘇保衡等
高衍高德基張九思
完顏撒改等
趙興祥石抹榮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虛孝儉盧庸李偲
徒單克寧
章宗諸子

顯宗諸子
獨吉思忠承裕
宗浩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孛迭
移剌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割斡特剌程輝劉璋董師中王尉
馬惠迪
梁襄
路伯達
裴滿亨斡勒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楊庭

閻公貞　焦旭　劉仲洙　李完　馬伯祿　楊伯元　劉璣　康元弼　移剌益

完顏匡　完顏綱　完顏定　奴徒　單鎰　賈玄孫　鐸孫　即康　李革

孟鑄　宗端修　完顏閻山　路鐸　完顏伯加　朮虎筠壽

張煒　高詡　李復亨

承暉　抹捬盡忠　僕散端　耿端義　孛英　孛术魯德裕　烏古論慶壽

僕散安貞　田琢　完顏弼蒙古綱　必蘭阿魯帶

完顏仲元　完顏阿鄰　完顏暹　烏古論長壽　完顏佐石抹仲溫等

納坦謀嘉等

奧屯忠孝　蒲察思忠　紇石烈胡失門　完顏寓　斡勒合打程　粟任熊祥　孔璠　范拱　張用直　劉樞　王脩　楊伯雄　蕭貢　溫迪罕締達　張翰　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术虎高琪塔不也
高汝礪張行信
胥鼎侯摯把胡魯師安石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楊雲翼趙秉文
韓玉馮鋒李獻甫雷淵程震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撒合輦强伸烏林荅胡土
內族思烈
統石烈牙吾塔
完顏合達移剌蒲阿
完顏賽不
內族白撒
赤盞合喜
白華
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赤盡尉忻
徒單元典石琚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徒單益都粘哥荊山王賓
國用安時青
苗道潤王福移剌衆家奴武僻張甫請安民郭文振胡天作
張開燕寧
粘葛奴申完頗婁室烏古論鎬
張天綱完顏仲德

傳

世戚
忠義
文藝
孝友
隱逸
循吏
酷吏
佞倖
烈女

宦者
方伎
逆臣
叛臣
西夏
高麗

金史目畢

元 脫脫 脩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世紀

贊曰金之厥初兄弟三人亦微矣○熙宗追帝祖宗定著始祖景祖世祖廟世世不祧始祖娶六十之婦而生二男一女豈非天耶景祖不受遼籍遼印取雅達剌相以古廻政日衰而以阿骨打太祖屬之穆宗其思慮豈不深遠矣夫蔡雲怡曰讀此贊見金之盛大天人交定夫豈偉哉○

時子求曰語云知子莫如父、打季吳乞賢、世祖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辦集葬丹事、阿骨打能之、後果滅遼稱金、竟成先志、積德者興、積强者勝、所繇來矣、

太祖名阿骨打、劾里鉢之次子、後更名旻、贊曰、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筭無遺策、兵無留行、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雄哉二字、史臣苦心摹畫之筆、曹馬諸奸、竊柄盜國、純以權術變詐用事、陰邪罕匹、謂之姦雌當矣、若夫阿骨打、遼主命之舞、直辭之、觀其答不告喪之問、對阿息保之詰、興兵誓師之詞、何等披露、絶無匿昧意態、雄之一字、真點睛妙手、幾欲破壁飛去、

太宗名昃乞買勃里鉢三子太祖之弟更名晟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纘以武功、述以文事。經國規畫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籞無所增益。末聽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宋高祖忍恥忘親、貽譏千古、獨以柊立孝宗一節書不絕口、而況太宗盛德之主乎。傳位熙宗出大臣計。賢於趙普倍蓰矣。史臣特表其事鑒往戒来。其功豈不偉哉。

熙宗名亶

贊曰熙宗之時、西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酗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

海陵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國家治平。每緜言路弘開。君不諱過。海陵反是。宜其亡也。

世宗

贊曰、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訓辭。而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

陳木叔曰、宋孝宗切於求治。而一時宰輔皆非令器。遂起自用

之私論者謂高宗誅絶大臣無儲養以貽後昆故不能比隆唐虞理或然也金世宗稱一代賢主亦有君無臣之嘆倘繇熙宗妄殺海陵拒諫屈折人才之甚致歟三復是贊嚆吁者竟日前人有云金世宗可比漢文帝但文帝學術高耳

章宗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内小康乃正禮樂脩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羣臣漢宣綜核名實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跻宋而比迹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維持羣固於久遠者徒為文具而不得為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源氏從此衰矣昔楊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隆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末治本疎同歸於敝睨季諸君每有此疵祚之所以不永也曷

置思焉。

衛紹王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弒國廢記注亡夫南遷後不復紀載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浮資明夫人援墮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槩云爾

趙彥琢曰無可表章附見別紀可也

溪矣

又一變格曲折淋漓

哀宗

贊曰哀宗之世無足為者皇元功德日盛天人屬心日出熠息理勢必然區區生聚圖存於亡力盡乃斃可哀也矣雖然在禮國君死社稷哀宗無愧焉

繆朗全曰只一勢字便了此贊與之以禮是史臣維世淑心

宣宗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奮勵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守典之業。蓋可期也。然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嬖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呼應甚急。而叙置不疎。于可得意之作。

世紀

贊曰、遼王杲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別領合札猛安、合札猛安者、太子之偏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望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廡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斃、自時厥後、得大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五年不聞有過、永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吳樂生曰、寓意深遠、反覆思維、方得其旨

一贊之中、全以天字作主、大宗高義、廡宗寬恕、顯宗陰德、所盡者人耳、而天意各有所在、抑或命數攸關、即天亦不能自主乎

要之人事當以義理為正不可藉口於天

志　天文志

金百有十九年。而日食四十二、星辰風雨霜雹雷霆之變、不知其幾、金九主莫賢於世宗、二十九年之間。猶日食者十有一、日珥虹貫者四五、然終金之世慶雲環日者三、暈見於世宗之世。金宋角亢兩國置曆法有差殊。而日官之遷、亦有精粗之異、今奉詔作金史、於志天文各因其舊特以春秋為準云

春秋明災異。取以為準是史家靠實處。

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級始造大明曆、十五年春正月朔始頒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六百五十七為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為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司天監趙知微重脩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

外郎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疎以知微曆為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親曆禮部郎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較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志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錄之以為曆志敘得清古曲折一代曆法損益宛宛在目

五行志

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墜之說五行徵祥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于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為例云有缺

時子求曰漢儒以事配例不無牽合之病要其感應自有定理如五行徵祥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數語識真議確動人修省之思

地理志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元的攻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北三千餘里、火兒火瞳謀克地為邊、右旋入泰州婆盧火所浚界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極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葭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生羌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商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為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

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為州或升城堡塞鎮為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塞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敘壞界古意錯落敘治隸詳整有條理真良史之筆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駱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鸞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併吞江南乃命官脩汴故宮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內而縱欲其猷既失奚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拾淪亡遷宋故禮器以旋迺命官參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所以幸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

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名曰金纂脩雜録凡事物名數支分派引珠貫綦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大小鹵簿九節以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奉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乎基嗚呼禮之為國也信矣夫而況闕睢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者為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燔火之燃蔡流弗東而餘燼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擬其郊社宗廟諸神祀朝覲會同等儀而為書若夫函禮則畧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之繼弒雖曰鹵簿十三節以脩大葬其行乎否耶蓋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喪禮存亦不復紀噫告朔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則亦慎之作禮志

辭旨條暢使人了然於廢興之故

樂志

傳曰、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豈五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執度正民俗合人神和上下舍禮樂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脩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宮縣二舞是也、隸教坊者、則有鐃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為雅曲、史録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文采可觀。

儀衛志

金制、天子之儀衛、一曰立仗、二曰行仗、其衛士曰護衛、曰親軍、曰琴子、曰控鶴、曰傘子、曰長行、立仗則有殿庭內仗、殿庭外仗、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其朔望當朝、琴手百人、分立兩階而已、行仗則有法駕、大駕、黃麾仗、凡行幸及郊廟祀享則用之、其非大禮、遠出、則有常行儀衛、宮中導從馬、大抵模倣宋制、錯綜增損而用之、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筆力開勁、有巖峙之象。

輿服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滋、浮靡益蕩、加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蓋寓惟于郊廟祀享、法駕稟引、為一代之儀、而不敢廢也。哉、金初浮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斑斑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代之制度云。

趙彥琢曰、說得鄭重有關係。

兵志

金興、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功之速、俗本勁悍、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苔畊、可給衣食、有事苔戰、可致俘獲、勞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智一、兵精而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為彊、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浮志中國、自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之効力而守之、猛安（官名）謀克雜厠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勢寖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

以兵柄歸其內族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代宋之後參用漢
軍及諸部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
齊心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
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率自戕賊遂致强本刦落醇風鑿薄
將帥攜離兵士驕惰迄其亡也忠孝等軍搆難于內亂軍雜入召
禍於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
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
下歟金以兵得國奉詔作金史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興亡得失之
跡特著於斯兵制馬政養兵等法載諸舊史者胪列於篇

時子求曰以風俗情事原兵之始終可謂切實著明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厥後正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脩制條。明昌之世、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脈紓盛。勅條並脩。品式寖備。既而焉和律義。風俗醇醲。世道升降。君子觀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焉。金法以杖折徒、累及一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好用筐篋故習、由是以深文傅致為能。吏以惨酷辦事為長才。百司姦贓真犯此可決也。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次考滿校

其受決多寡以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森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為。蓋秦人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必恩（即遼文不肯以隱逸予人之意）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知君子無恥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者於教愛立廉之道往往注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宣宗嘗親民事當宁裁決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祖風焉。簡牘所存可為龜鑑者本紀刑志詳畧互見云

侯彭舟曰見本之論非勳刑書緒餘

無限感慨

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庶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亡財匱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為政常往註見此有卹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之實及其亡也括粟蘭糴一切掊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搉油進納濫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德騂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

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靳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斁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訖可時金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亡戎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令之食貨者不能不為之掩卷而興慨也理財無人上下交困漢以榷筭貽譏宋以青苗釀禍金之弊政歷歷堪發一嘔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寖為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為程文斯益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宮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據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為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爵鬻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既廣僥倖之徑益熾軍伍勞效雜

置令錄門廕右職、迭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金治衰矣
篇中感衰兩字、眼目、遥相照應、因時制宜、與仕進岐廣、尤為感衰之本、論極痛快、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崛然自為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吳迭之號、以為陞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皇統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夼里、烏魯國之下有掃穩脫朶、詳穩之下有麼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運遼官名也、

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為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七年、以左契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內外官、始定勳封食邑入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脩其職、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興廢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焉。

大定二十八年、在仕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七十、新入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十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在仕官四萬七千餘、四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之時矣。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略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必列於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考之殊無深義、得力只有統其屬數語耳。

表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敘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別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者、有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避廟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焉、大定和之間、祖免以上、親皆有屬籍、以敘授官、大功以上、覺卒輒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

失大槩僅有不可殫悉今撥其可次第者著於篇其上無所係下無所承者不能盡録也

分晓明晰筆鋒如劍如犀

交聘表

通篇發明此向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圉以求遼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往反終不能定約束何者取天下者不徇小節成算既定矣終不為卑辭厚禮而輸攻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以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以求之難得而易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不能固燕山塞淤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立梁楚而不

力戰而江左稱臣金人豈愛宋
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
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奄有四
耶金人出於高麗始通好為敵
弟於其國自為帝宋於金初或
故識其通好與聞有兵爭之歲
本階或用借授兩國各因舊史
遼宋失計金人得志絜情度勢
厲無前

二十一史論贊 金史書 元 脫脫 脩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后妃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

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顯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術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製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羣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蠹政、卒債其宗、嗚呼可不戒哉、

婦亦有學此意不可不知詞極工麗、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虎水、世祖稱海姑兄弟、益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辨矣、

潞姿冷致、

石顯桓赦桓散達烏春温敦蒲剌朧酷鈍恩留可阿疎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檎朧酷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為功、則（孜甚）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為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干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以鷹路（詭甚）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黄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責人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又總結以申明之）遼人不可以與人、遂割（狠甚）其兩耳、誚之禿耳馬、遼責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已重、既獻而求之則市以為已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與

金人巧而盜人愚讀之失笑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供疆為隣國合并為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為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奥里氏梅知氏揣氏叙法簡古

歡都治訶骨赦訛古乃蒲查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為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為之臣、益金自景祖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都為首、治訶雖宗室與歡都同功、故列敘焉、

刻畫精明

太祖諸子

楚王曰、太祖躬擐甲冑以定國家、舉無遺策、而諸子勇略材識、足以遂人之志、傳及太宗而諸孫享其成矣、玩末句宋太宗於何處安身、

撒改宗憲習不失宗享宗賢石土門忠恩敬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濮謀遠略為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前人之緒著勳五世易曰有子考无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為强宗而取遼之策卒定於逮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疎疎落落有錯綜洞旋之妙

斡魯斡魯古勃董婆盧火吾扎忽闍毋宗紇婁室銀术可贊曰金啟疆土斡魯斡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室最先封泰州之邊圍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毋之勤勞南路婁室之經營陝西銀术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斡魯古之不治闍毋之敗譴罰之亟諸將慴焉夫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术可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可伐古語云國有人觀善矣夫賞罰明信國之寶也不以貴重狥假是謂得其機要

阿離合懣宗雄希尹

贊曰、阿離合懣之善頌宗雄之强識希尹之敏學益之以征伐之功豈不偉哉○

宗翰宗望

贊曰、宗望攻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留難。丹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為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迅急中復有婉宕之致。

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贊曰、左企弓虞仲文曹勇義康公弼四子者、皆有才識之士、其事遼主、數有論建、及其受爵位、委質二君、順身逆黨、三者胥失之哀哉、

敘總斷贊中多有此法、

太宗諸子

贊曰金議禮制度斑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之典杲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杲子宗義為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僇辱馬秦漢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尟(燄)歟若于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功多忌亦多自古而然反復此贊令人想見元仁宗之賢

宗　張邦昌　劉豫　撻懶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斁壞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履授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就曰不可豫乘時徼利金人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撻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儻來初無固志以處此也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足以窒通宋之事爾哀哉

蔡雲怡曰金史以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就曰不可嗟乎此豈知邦昌者哉時金人既立邦昌撤兵而去呂好問馬伸力勸

邦昌反邪從正、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房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然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兇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後以人心不順、自歸請死、康王不即誅廢、恐金人有詞、而寵以王爵、此時便種下一和議種子、終身不拔矣、主和議者莫如秦檜、而當金人議立邦昌時、猶執論邦昌蠹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顧復嗣君以安四方言雖不行亦足奪邦昌之膽、故觀處邦昌一事而已、知宋之不復可為已、陳少敘曰、豫以貪昧小人、重志奸狡、甘心叛逆、屢引寇侵擾淮南、使民肝腦塗地、其罪百倍邦昌、可勝誅哉、天討亂臣、金人起廢置之意、岳武穆又遣間齎鑞書與豫約同誅兀术、兀术得書大驚馳白金主而廢豫之計遂決、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令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噫豫之罪狀斷案乃自其薦主口中定之、孰謂公道不在人心哉、儻來二字寫盡奸邪朝秦暮楚翻雲覆雨之態、

劉彥宗　劉摯　劉箊　劉仲誨　劉頻　時立愛　韓企先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宮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為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庶民事務農積穀內、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何必○是財之源）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業世宗稱其賢焉

食貨志稱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苟征而無富國之策為之掩卷浩嘆反讀劉時二子贊詞乃知天下未嘗無財生之者無人耳

宇文虛中王倫

贊曰、孔子云行已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何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紈袴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冤、其自取亦多矣、稟訓律祖、遂無寬條、春秋之旨、洵嚴矣哉、

康熙二十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聖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聖宗立濟安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只敘儲嗣始末。不置評品。意在言外。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槃阿里補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盞暉大莫槃阿里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録者焉

郭藥師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為三國之禍。罪狀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座薦其君於衛鞅、豈無所見歟。

幹離不聞宋內禪、欲引還藥師以無備勸之進、此金宋得失成敗一大關也。天欲禍宋、其孰能殺之、如是一語有多少婉轉在。援鞅事以媿宋之無公非其人者、史臣意蓋深哉。

移剌温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攻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雖細必以明功也正論

蕭仲恭高松

贊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故主而富貴福澤獨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詆過李老儈而社稷安皆有古烈丈夫之風焉朝廷安社稷範耽大臣心事以烈丈夫予之恐失其擬矣

光英

贊曰、海陵伐宋、先英居守、使阨淵詭里也以宮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可、惧、苟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已子之謀妥、不可得矣。不必讀感應篇。

張通古張浩張汝弼耶律安禮納合椿年祁
宰

贊曰昇哉（突兀）海陵之為君也舜智御下而不卹焉君子仕於朝動必以禮然後免於旺張通古即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遠矣浩無事不為無役不從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之耶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娩辭一以寡諫賢於不諫而已祁宰一醫流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亡以成其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未舉之前臥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殉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

及也夫
頓挫曲折反復抑揚文情幽絶
以不卽答其君以免耻規其臣議論嚴切

撒喬喝耨盆溫敦思忠溫敦元帶奮睹
贊曰撒喬喝溫敦思忠奮睹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
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嶇嶇嫌忌撒喬喝既自以言致疑猶
與大臭辯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荅贊謨庶直自奮思忠
濟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
之不以道(捲宮有致)末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最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
室而欲其貲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
孫亦已晚矣正陰之末奮睹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
與戰逼側趦趄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正辭詰責足令三人心折

高楨白彥敬章景仁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剉明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宦之詒而世宗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勇廷論元忠正矣

倜儻

世宗諸子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繇天資仁厚而然也其子永中永蹈皆死章宗之手其理益有不可詰者章宗無後則厥報不爽矣即使有後其報必有甚於此者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賢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為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季石一人。章宗嘆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衍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

天字作骨照應甚奇。

烏延蒲離里等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燁燁符離之克戎勢攸赫隴坻爆觳淮渦釣鈲成矣故列叙諸將之功焉金鐵皆鳴

紇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贊曰大定之初兵運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術挾功、幹橫篡、有弗戢之畏焉。世宗獨斷、召還謀術、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紇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為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叙議相輔而行極操縱之妙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簒治朝佐明主諫
（突兀而起）
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關上下相安君享其
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剌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
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
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汚隆
也尚矣金世內蕪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名琚入諸
王以下竊語心益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
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妙）顯著為
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

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眙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搖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幾亡唐祚琚之對其為金謀者至矣

臣有善君惟恐人不知君有過臣唯恐人知之曰即語之曰屏左右描寫兩情如畫如鏡無忝史筆矣

蘇保衡等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參知政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蕘皆當時之賢執政也移剌愔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議論官樣

高術高德基張九思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亂、泠窒者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術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詭法以自失者矣。而確刻而深。

完顏撒改等

贊曰、記曰、君子聽聲、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戎邊圍之臣不可以不論焉。語意闕切。

趙興祥石抹榮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扱涂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殺扱減庶人仁愛若是而其下孰不興起哉

李天予曰君仁則臣智感應之理良然其詞勁而有體可追陳安漢之駕

毛碩李上達曾望之大懷貞盧孝俊盧庸李偲

贊曰毛碩李上達曾望之李偲之流皆金之能吏也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能吏易為大用難副安可不自知

徒單克寧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身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厥盛滿而不忘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重。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起手三語。已贊盡。後引經傳以申之。文法從陳壽魏書鍾繇華歆王朗評脫化來。

章宗諸子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蔽了）禁錮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錮四十餘年、長女鯉男皆不得婚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亡祚後可知矣○真不可解○

顯宗諸子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嗣、豈非天乎、正大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踈忌骨肉、非明恵之賢、荊王幾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天意如此、人心又如此、亦微見矣、可畏哉、

獨吉思忠承裕

贊曰、會剌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矣

實理

宋浩

趙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為界、厥後海陵佛衆舉兵、國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於南、皆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馬、佰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抗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其言諄諄然蓋借是以消人佳兵之念耳

夾谷清臣内族襄夾谷衛完頗安國瑶里孛迭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益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賢謁力而後勝其任衛婁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精理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制勝在勢可謂兵訣

移剌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割斡特剌程輝劉瑋董師中王尉

馬惠迪

贊曰、移剌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金純傳駁、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已、質言無華、開壞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試、致仕而歸、理勢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斡特剌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尉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梁褒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議論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褒諫北幸一書、辭雖過繁、而意亦切至、故備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言路開則治化盛、不刊之論也、

鉼鈲致遠脩辭倍妍、

贊曰、金訛宋稱臣稱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禮也、納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為常、莫有知其為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効、還則云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所饋齎志未畢、傳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貿田舖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朱幻柱曰、賢眉人事、賢眉人語、天生一對奇人、為金朝生色、

裴淵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楊庭

贊曰、裴淵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勤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繩以法、倭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為富貴所移者也、巨構骫骳賀楊庭骨鯁大之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豈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黠、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參照數人品行大贊心手贊中之極得意者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旭識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羅織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奏其非為之罷獵誠有古人之風馬李完康元弼無他足稱完論釐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百祿初坐黨廢晚著事跡劉幾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遠邇不同而百祿求福不回非璣所及也劉琉以大定之力馳赴行在雖終身榮寵蓋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剌益剛而敢言益

完顏匡　完顏綱　完顏定　奴

贊曰、章宗伐宋之役、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為功、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疆智踈、蘇師旦謀淺任大、函首燕薊、南北皆曰臧、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臣、然匡隳忠於大安、綱罔難於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耶、

論金臣閒舉宋人亦時事偶有交關者耳、掉語冷雋、如有驚疑、嘆噓之情、動人思繹、

定寧北伐、為不可仲洙釋回鼓黨禍三十家語曰剔鼓木訥近仁豈不信哉

篇中開合不測洵為奇觀

徒單鎰賈鉉孫鐸孫即康李革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抱一語而宣宗立厥功懋矣、賈鉉孫鐸忤旨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鎰亦外官、唯孫即康詭隨乃驟致宰相、古所謂斗筲之人、即康之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旨哉、貞祐執政率革可謂君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為相之風焉、機致錯綜、咸歸條理、冷冷然善也、

忽口標○一○筆○轉○一○波○文○章○妙○境

孟鑄宗端脩完顏閻山路鐸完顏伯加木虎箚壽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畫言於章宗。皆擯斥不逐。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卒宽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胥持國、終至於誤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於高琪汝嫡之手。簣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加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之難也如是哉。木虎箚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耶。讀此。則說難諫臣論可勿讀。

張煒高紘李復亨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斂為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尉南陽、還奏稻熟可糴、所謂聚斂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紘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大則殺身亡家、小則貽譏後世。聚斂之事、可手寔耶。

承暉林然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孛术魯德裕烏古論慶壽

贊曰、承暉守中都暮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還。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義似忠而寔惡。林然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孛术魯德裕緩師期。妄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何知矣。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獜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門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獜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嘗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啟夏釁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為慈皦皦以為明子子以為強既而潼關破毀崤澠喪敗汴州城門不啟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為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蒙古綱去東平而克復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亦繇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完顏仲元完顏阿隣完顏霆烏古論長壽完顏佐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来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隣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緑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霆完顏佐皆賜國姓者并附於此條叙清晰議論痛快

英思杰筆有奔騰之勢一往莫遏

石林仲温等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杰五、羊耳。故將遺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寔疎之。故石抹仲温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不兴器。不兩立之勢。贊中猶得宛然。

納坦謀嘉等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興宣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群才詘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政道不純則治効不臻知人非難信之為難自古言之矣

輿屯忠孝蒲察思忠統石烈胡失門完顏寓幹勤合打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輿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為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耶是故輿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紇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寓之輕信誤國幹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兩道字前後相映筆力矯舉

程棨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翰直劉樞王翛楊伯雄蕭貢溫迪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贊曰程棨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蔣太祖、皆見禮遇、而今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翰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翛之彊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造之文藝、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參差添宕筆致古雅

張瑋張行簡

贊曰張瑋行簡世為禮官○世習禮學○其為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隣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司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議論甚有原委○昂柳頎挫○姻節合度○

賈益謙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為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葬之醜、史不絶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取富貴之道乎嗚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暴其大者足矣真仁人忠信之言、

劉炳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堂令史賞之。足以倡士氣乎。五語三摺。可謂簡而詳。直而曲。美刺之義備矣。

术虎高琪塔不也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為之説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於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為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為説。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疕癘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糺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論金勢不減洞垣之識、伸大義一語尤為頂門針。

高汝礪張行信

贊曰高汝礪禔身清慎（揚）練達事宜（抑）居相位雖為大夫士所鄙而人主寵遇不衰（抑）張行信礪志謇諤（揚）言無避忌然一遵政塗便多坎壈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合○来比較）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虎之惡未著（斷詞）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概見於斯矣（辭峻氣温）

晉鄂侯摯把胡鲁師安石

贊曰宣宗南遷、天命去矣。當是時、雖有忠良之佐。謀勇之將。亦難為也。然而汝礪行信拯救於內。晉鄂侯摯守禦於外。訖使宣宗浮危亡國。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人才有益於人國也若是哉。胡魯養兵惜穀之論善矣。安石不負承暉之託。遂見知遇。以論列近侍。可畏哉觸怒而死。悲夫。

養兵恤穀為治國之本謀。尤救時之急策

贊曰、宣宗即位、改元為興以繼述世宗為志而其所為一切反之大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為相君臣之間務行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苟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亂紀綱陳規力言刀筆吏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為直而不用其言如是而欲治陰世宗難矣、

說所以反之處歷歷皆關係之大者知而不用與不知何異令人追嘆。

楊雲翼趙秉文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足傳云。翼諫伐宋一疏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約庭筠之累秉文所為茲事大愧高允。筆極高勁。

韓王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贊曰韓王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變王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亟暴璧以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為御史權貴斂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宄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効荊抵罪比蹤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

直道難容古今共嘆精剉每化為繞指倘亦詭隨於世變歟蟄蟄眷節義是在捴用人之柄者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為將卒死於難金運將終入用數奇之李廣其乏絕不亦宜乎草訛力戰而死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人之言夫以聲御治軍既製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引唐事為証最確

撒合輦强伸烏林荅胡土

贊曰撒合輦本以佞進烏林荅胡土戰陣不武付以孤城望其捍禦大難豈得為知人乎强伸一射粮卒耳及授以兵乃能應變制勝遠過二人力盡乃斃猶有烈丈夫之風焉古人有言四郊多壘捍挫有致前論知人後說拔士原是一串事照應甚密

內族思烈

贊曰思烈夙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疆之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脅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遂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明忠剖訛史臣不可無此直筆

紀石烈牙吾塔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好為苛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為粗豪、然用非其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此豈可制耆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玖尤竟陷大僚、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為過也、粗豪釀成跋扈、易知也、苛察反為姑息、不易知也、苟國家之重者、安可不辨

完顏合達移剌蒲阿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絶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為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啟之耶。至於三峰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睽貽。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偉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愧、猶足取焉爾。

虛則欺欺則悞其弊相仍勢所必至歸咎宣宗浮治本之意
先將金朝賞罰失宜反覆深論乃揷入元兵乩金之提只以兩
語了本案有九地九天之奇

完顏賽不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仁侯摯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致將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情事堪憐

內族白撒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恇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廈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貪怯是標病。不悟是本病。所謂膏肓之疾。盧扁望之而反走者矣。

赤盞合喜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不可概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質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牟之潰衆怒所歸幸逭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精疑天蓋假手於崔立也從來勳臣勞士全於謙慎壞於矜伐禍福之應有遲速小大人安可不自持也閱此惕然猛省

白華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失之一時蓋貽千古不得以棄虎從夏之文少寬責備史臣維持名義之心自應如此

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贊曰愛實言衛鎬家屬禁錮之虐京城括粟之暴近侍干政之橫世勣言河北軍戶給田之不便親出渡河之非計皆藥石之言也然金至斯時病在膏肓間矣倉扁何施焉其為忠謇則不可廢也可作言者之氣

聶天驥赤盞尉忻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赤盞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為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者為願欲哀哉令人轉思竇武子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竊、大肆淫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為辭、逞欲由己。歛怨歸國。其為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大朝豈肯效尤。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適故崔立之狂謀以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哉。

元不聽崔立要求非獨矯金人之失亦欲嚴人臣名節之閑以存朝廷紀綱此舉絶無胡戎氣習百年之運豈無故哉。

完顏奴申

贊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裒宗北徙、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事同應異、引紫相絕、安所辭咎。

徒單兀典石盞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條南條北、若壟斷然。哀宗一旦倚為腹心、終為所制、照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奚梁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為將皆貪。宜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寃哉。

貪尤為將之大戒。取敗其小者耳。

徒單益卿粘哥荊山王賓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群起而僨之無復忌憚益都荊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足取焉而並不克於難惜哉

下之戕上蓋有其漸啓世籓鎮自立之禍始於僕固懷恩請以史朝義降將田承嗣等節度河北自為黨援而帝不能禁釀成五季之亂金蹈其轍馬詩不云

國用安時青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魏侃胄搆難、招誘隣境、亾命以挠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遇饑饉、盜賊蠭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舉、迄今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慨額終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劉漸于曰、慎字是發言本旨、形容遼兵之民情狀可矜可痛、真仁人之言、

苗道潤王福移剌衆奴武僊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
張開燕寧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靖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寔録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剌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封建本末。都不可攷。載筆者、矣其詳故也。國重文獻以此。

張天綱完顏仲德

贊曰、金之亡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者智伯死又無後其臣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為而為之真義士也金亡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有才之人未必盡忠義而忠義之人定有才略試就豫讓伏橋吞炭漆身諸事計無復之及被執國士一對語足千古豈非才哉以此贊殿諸臣為金生色多矣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攖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讒賊人也。襄成事急。酔不能軍。乃定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是。烏古論鎬幸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劾忠。以讒見忌。衰宗之明。益可知矣。

論得其情。斷合乎義。吳兢之烈也。

世戚傳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闕睢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幾肅雝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忝焉。女為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焉寵榮不與焉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金之徒單幹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於是公主下嫁必於是與問之爺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婚姻取伉儷之義。此制近是。然因時通變。亦未可執一而論也。

忠義傳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禄、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死之義。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録用其子孫、貞祐以来、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末段説到食報上。猶是世俗之見。

文藝傳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介往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宋士多歸之、熙宗欽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隣國書命、絜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國豈一日之故哉作文藝傳。

金之文治、非遠世所及、尊尚中夏、而不敢妄為絜度、可謂識外
内之分。

孝友傳

孝弟力田、自漢以来有其科、章宗嘗言孝弟之人、素行已脩、雖有
希覬、猶不失為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
載於史册者、僅六人焉、作孝友傳。
取善欲寬章宗之厚德、立傳惟嚴史臣之公心、此贊極有深意。

隱逸傳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合於簡册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嶽欽之罪、承亮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進宋可不顧仕、金賢其子為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剖故能隱揭出幽人肝膽、所難為者如此

見善明故能逸用心剖故能

金自穆宗弼令諸部不得稱都孛堇、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敝之餘、休養生息。迄於明昌承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馬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是作循吏傳。

史之循酷。隨上而轉。此叙已見其概。

酷吏傳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察、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整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剪滅宗室、鈐束傳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成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讒賊作焉流毒遠邇。悕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焉作酷吏傳。

刑賞關乎風俗。以之遂成其私。所損元氣非小。曰得二人焉。猶幸乎其少耳。

佞幸傳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焉金主內蠱嬖色外好大喜功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胥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蜂有蠆以觸物為快蠆盡物傷身亦旋滅小人亦然

列女傳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淑女、及孽俠奢僭興亡盛衰之所由、黨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枲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發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異之。

先著明列傳之人。又自從小說到長。從常說到變。敘次整整有條緒。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固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宦者亡、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柂也、金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琉、章宗時有梁道、李新、喜天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洼漏守恒頗能諷諫之爭爭者也、作宦者傳。

指列盡情。見之而怒者。其同類也。見之而喜者。斯稱賢矣。

金世如武禎尤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療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四言括盡全旨。寧必繁稱以誇博洽。

論曰、金九主、遇弑者三、其逆謀者十人、興宗之弑、惟大興國一人、世家數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弑、其首惡為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弑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於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為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

刑書凜然、諸賊子雖倖免于一時、不能逃乎萬世、可畏哉、

叛臣傳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啟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為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徼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咈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朱子若曰、乘時徼利。千古叛臣心事。如出一轍。節哉。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魏衷徵、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托跋氏、按唐書黨項八部、有托跋部、自黨項入居銀夏之間者、歸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為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而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彊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鬪、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還兵、興州有漢唐

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境雖小能以富強地勢然也五代之際
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盡為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興樂清
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讓儒術尊孔子以帝號其文
帝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倜儻無常視
三國之勢强弱以為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里往往皆臆
度言之鞮神有作天下會於一驛道往来視為東西州矣
叙次世系以及賜姓立國疆界畜牧之廣大土宜水利之膏腴
民俗風氣之雄武禮樂文華然觀聽可謂備極形容矣

高麗傳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於高麗者始通好為隣國既而為君臣
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再見而已入聖廟猶子孫相傳自為治
故不復倫論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簡潔明勁